

## 韃契 - 龍襲風暴 第三篇：逝去的過往 (What the Past Devours)

原作：Cassandra Khaw

譯者：南極熊

從遠處看去，龍軀幹上流淌出來的鮮血看起來彷彿就像天空是個被割斷了的喉嚨一般。它全身皮毛的每一部分都有血污。一群較小的龍在這頭野獸周圍繞著圈，彷彿它已經是一具屍體，它們在這垂死的野獸那巨大的下顎咬到他們前，邊躲避著邊不斷地啃咬、撕扯，在被咬住前盡可能的啃食著。就當它仍撐著飛行時，更多的龍被引來加入了捕食的群體，渴望參與這場盛宴。那些與韃契氏族結盟的龍往往會等到獵物死去後才吃掉它們。而他們那些較為狂野的兄弟才不會這麼有耐心。

一隻長著羽毛及紅色鱗片的恐怖生物決定賭一把機會。它俯衝向那巨大對手的眼睛，並將牙齒扎進其中的果凍裡。兩頭龍同時尖叫著——一隻痛苦不堪，而另一頭的則是勝利的喜悅。這頭被圍捕的龐然大物終於墜下了，先是肩膀撞進了一片高高的草叢中，驚動了其中的瞪羚和其他陸行動物。草食動物們四散而逃，一大片被壓倒受傷的棕褐色羊隻發出驚恐的咩咩叫聲。隨著越來越多的龍降落在仍然殘活的獵物身上，瞪羚們終於分散成更小的群體四散開來，有幾隻則慌亂地獨自跑開。

一隻看起來才剛成年、仍很飢餓的雄性瞪羚衝向一棵巨大松樹的陰影。它氣喘吁吁地奔跑著。它

---

阿耶尼一擊命中，他的斧頭砍斷了瞪羚的脖子，其頭部持續地飛出了一段距離。他花了過去兩個小時裡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追蹤這個群體，在專注忘我的努力中感覺到了一種野獸般的平靜。他以前的自己一心想著文明和禮儀，及保護無辜者免受傷害，但現在他卻變得和野獸一樣。他無法否認這其中滿滿的諷刺意味。

阿耶尼仔細觀察了這隻被斬首的動物，血從它的喉嚨斷處不斷湧出。他往常的驕傲會讓他把瞪羚就此生吃掉。曾經有一段時間他或許依然會這麼做，但並不是出於傳統，更多的只是為了方便。但現在這個想法似乎有些不合理儀。他最近造成如此廣大的破壞，並為此而感到歡欣鼓舞，陶醉於他對多元宇宙造成的大屠殺。當他沒能使用受到非瑞克西亞強迫的藉口時，阿耶尼依然選擇了自私，並要求娜希莉治愈他，就好像這是她從他這裡剝奪了的權利一樣。

他是多麼渴望得到救贖。

多麼期望得到寬恕。

阿耶尼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意識到，他所需要的救贖與糾正他所造成的罪惡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不，那樣作只是為了減輕他的悲傷、他的罪惡感、他那貪婪的自我厭惡感。在某種程度上，阿耶尼希望如果他做了足夠的善事，那他在作為艾蕾·農奴役的寵物時所犯下的所有罪孽就能從他的靈魂中抹去。

總而言之，阿耶尼現在已無法容忍任何無意義的殺生。他能為這隻瞪羚所做的就是至少確保它的屍體能得到有尊嚴的處理。

阿耶尼小心翼翼地將屍體扛到肩上，將其放在脖子和佩戴的金肩章之間，然後開始了回到荒野小屋的漫長路程。

在他身後，食腐鳥在天空中聚集，盤旋著的黑色翅膀彷彿在預告著一場暴風雨的即將來臨。

在他身後，塵土中的某個東西醒了過來。



當阿耶尼回來時，站在小屋旁的長角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她光滑的臉上露出了潔白的笑容。「能夠再次與英雄面對面站在一起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阿耶尼退縮了一下。「努爾。拜託。我們已經談過了。我不是英雄。我僅僅只是——」

「是的，是的。你是個騙子，你玷污了你曾經所代表的一切。你是一個背叛者，允許自我的傲慢——」這巨靈說話時，臉上依然掛著燦爛的笑容。

「饒了我吧，」阿耶尼說道，並將瞪羚的屍體放到了地上。鮮血染紅了他白色的皮毛，在他寬闊的胸膛上留下了一道紅色的痕跡。儘管心情憂鬱，這位鵬洛客還是忍不住微笑起來。努爾傲慢無禮，不知悔改，她似乎只把極少數的事物視為神聖，有傳言說她甚至不怕公開嘲弄阿布贊可汗，也不管會被誰在聽見。如果努爾對此的表現方式不是那麼迷人的話，這將會是個大問題吧，而她似乎自己也非常了解這一點。「今天我沒心情聽你的說教。」

巨靈將一隻手在她自己的胸前畫個交叉。她的身體被阿布贊絢麗的色彩包裹住，翠綠色、金邊的長袍上點綴著紫色。她的右肩上掛著一個包包，皮革上凸起著幾何圖案。

「我？」努爾指著獅族的小屋，就好像是她自己一樣的說道。「說教？你在誹謗我。我才不會做那樣的事。我只是想說，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座記錄了我們的成功和失敗的博物館。其中一個的存在並不會否定另一個的存在。」

阿耶尼發出一聲低咆哮聲，在警告著他的幽默感正在流失中。

「這次不像是禮貌性的來訪吧。」

努爾對獅族的憤怒視而無睹，他說道，「不，不是的。事實是我得到了對我個人來說太多的食物，我想要和你分享。」

精靈拍了拍她掛在身邊的袋子。

「一個人吃飯確實是件很孤獨的事，不是嗎？」努爾輕聲說道。

「還有很多更糟糕的事情，」阿耶尼平靜地說道。這並不是這巨靈第一次試圖帶領他脫離孤立的生活。整體上來說，阿布贊人是很尊重阿耶尼的個人隱私。他第一次到達這個時空時就與可汗會過面，承諾將在阿布贊的邊境區域提供協助。作為交換，阿布贊可以讓他自由的處理事務，阿布贊當然是同意了。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阿耶尼也開始加入了他們的狩獵和救援，他們也了解了這位獅族人所承受著的痛苦。這個氏族開始改變了初衷。政府很快派代表試著說服阿耶尼允許自己獲得幫助。諷刺的是，阿耶尼確信這完全是出於當為僱傭兵的目的。他們沒理由不希望有個鵬洛客與他們的人民同甘共苦？在他拒絕了第十九任大使的邀請之後，努爾開始出現在他家門口。不幸的是，阿耶尼還挺喜歡努爾。

「確實是的，」巨靈說道，她的注意力落在了巨型貓戰士肩膀後面的某個東西上。「就首先來說，你可能會死掉，或是憤怒不已，迷失自我。」

阿耶尼也跟著她轉過身，面前的空中充滿了碎片。一張張臉孔在夾雜著沙塵的風中移動。痛苦的臉孔，因為悲傷、憤怒和仇恨而扭曲。他們恨他，也恨努爾，更恨這個生者的世界，最恨的是他們被留在了那裡，他們的族樹被消滅，他們的名字被遺忘了，現在它們不過是一些隨風飄盪著的記憶。當阿耶尼第一次得知先祖渦心時，他認為那是一個悲劇。但現在，他反而有點羨慕他們了。

「我聽說在之前生活是更為樸實的年代時，如果你的長輩想向你訴苦的話，他們會等到過節慶時才會來包圍你。但是在現在，他們隨時隨地想到就會找機會大吵大鬧。你不覺得這樣是很無禮

嗎？我們的死者，在死後行為竟然會是如此莽撞。」努爾不經意地說道，轉身走向聚集起來的靈魂。「抱歉。再等我一下子就好。」

巨靈張開雙臂，阿耶尼早已學會在努爾工作時要躲遠一點。他把注意力轉向了瞪羚，從背包裡取出一把刀，把瞪羚屍體從中分成兩半，並確保每個部分都有被利用到。從血液到骨骼、從肌腱到牙齒，阿耶尼都會找到其用途。他感覺至少要這樣才沒虧欠這隻動物的犧牲。

「尊敬的叔叔們，尊貴的阿姨們，我知道你們有事情——」如果說之前努爾的笑容是燦爛的，那麼現在看起來則是散發磷光般的。她的聲音變得非常悅耳，像祈禱一樣有節奏。「——我尊重你們。我能理解那種感覺，那種迷失感。你完全有理由感到痛苦。但我們並沒有忘記你。我們更不會拋棄你。你們的族樹將會被找到，不會再丟失。我向你們保證。只是請你們先等我一下。」

阿耶尼一直無法確定那到底是什麼——是魔法，某種安撫靈魂的天賦，還是努爾對這些迷失靈魂的真誠同情感。儘管這位漫遊護衛（阿布贊人對她的稱呼）平時油腔滑調、又不拘小節，但她對自己的責任卻異常重視。無論如何，努爾的工作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率的。漩渦又發出了幾聲不滿的抱怨，在暫時得到了滿足後，它就自己原地消散了，留下努爾獨自站在那裡，保持著優雅地鞠躬，臉上帶著懺悔的表情。

「我猜他們很快就會再回來的，但我們應該還有時間先吃頓早餐。」努爾低頭看了眼阿耶尼的屠宰工作，嘴巴微微露出個柔和的○形表情，然後又回復成笑容。「又或者，吃頓午餐。來吧，我的朋友。讓我來幫你一把。」

---

有一點阿耶尼不得不承認。努爾所帶來的物品種類真是多得驚人。遠比他那幾乎沒有調味的瞪羚烤肉要好吃上許多。有混雜著香料的香味米飯、熱騰騰的燉菜和慢燉過的肉類、用來沾取食物湯汁的扁麵包，還有一系列阿耶尼叫不出名字的配菜。努爾強迫他嘗試了每一道配菜，臉上依然掛著燦爛的微笑，彷彿這一切都是他自願提出的，她與這份無償的善意。

「你最近過得怎麼樣，阿耶尼？」

「還活著，」獅族人說道。他把瞪羚的肉帶著骨髓一起烤了，把骨髓保留在骨頭裡，肉則切成塊狀串在尖尖的樹枝上。「老實說，人生的目標大概就是這樣了。」

「只要活著就夠了，沒有別的了嗎？」努爾邊說著邊用吃了一半的糕點在空中指著，上面的金箔紛紛飄落到裸露的地面上。「那你還不如當一顆植物吧。沒別的意思，只不過那聽起來實在是太無趣了。」

「無趣但是無害安全，」阿耶尼說道，但他馬上就後悔了自己剛說出口的話。

巨靈猛得撲過來，就像他遞出一塊上好的肉一樣。

「安全——」努爾傾身說道。她聲音和表情中的嬉鬧玩笑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令人不安的專注力，阿耶尼再次回想起，她的不敬行為之所以能如此被容忍的原因。「——與快樂是不一樣的。你可以安全地待在一個上鎖的保險庫裏，卻因腹部的傷口而死去。」

「你認為我就快要死了嗎？」阿耶尼雙手抱胸說道。他的小屋裡除了一些必需品外什麼都沒有，就只有儲存食物的地方和繁多的武器。獅族人並沒有保留任何享受用的物品，阿布贊族提供的幾件禮物——刺繡的毯子和縫有蕾絲的枕頭——都被小心地包裹好存放在一個角落裡，他知道這樣作很荒唐，但阿耶尼覺得自己還不配使用它們。

「差不多確實是。一個受盡折磨而緩慢痛苦地死去的靈魂。我不知道你們鵬洛客能活多久，但我能想像出你在一個世紀後的樣子——眼窩凹陷，除了身體還是皮膚和肌肉之外，各方面都像個幽靈一樣。」

「我想那我到時就會是個亡靈，」阿耶尼有些生氣地說道，因為要和努爾長時間相處而不受到她的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

努爾聳了聳肩。「你知道，阿布贊族可以幫到你的。」

「我不需要幫助。」

巨靈舉起了雙手。「你已說的十分清楚了。我只是說阿布贊族有辦法提供幫助。畢竟，這個氏族與死者的關係相當特殊。」

這確實也是一種用來描述阿布贊族所維護的族樹的方式。這些植物與所有阿耶尼見過的植物完全不同——一半是活木，一半是閃爍發光的金色精靈。

「在與他們保持密切聯繫的過程中，我們了解到，我們無法逃避過去，也無法為過去犧牲自己。我們只能接受已經發生過的一切，」努爾的臉上再次綻放出燦爛的笑容。「這可能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阿拉辛城擁有許多輔導員，過著富麗奢華的生活。」

「護衛——」

「好好地考慮一下，好嗎？這就是我全部的要求。你是我的朋友，阿耶尼——」

曾有某個人也稱他為朋友，並相信他仍然是她的朋友，直到他對她舉起了斧頭。阿耶尼永遠不會忘記雅亞從魔力鑽探機上墜落時的表情，無論是她的悲傷神情，還是她眼中被背叛的目光。努爾的聲音變得低沉，第一次顯得嚴肅無比，毫無憐憫之意。「——我在擔心你。這不是生活。只是凌遲的死亡判決。」

「或者是懲罰，」阿耶尼說道，不敢看向他客人的眼睛。

「那麼要由誰來決定到何時才算是足夠了呢？」

兩人在接下來的吃飯過程中都沒有再開口說話，對此阿耶尼感到了些許的抱歉。

---

如果照娜爾施的願意來作的話，她會挑選一條年長的巨龍，一條不會被空騎士發現短少了的巨龍，但這條正值青春期的雌性龍完全不聽她的，她大聲地宣布她渴望參加即將到來的冒險。

「能夠參與這次的任務是我的榮幸，道宗，」她氣喘吁吁地用通用語說道，伴著感覺已經是第無數次拍打著地板的尾巴。「我一直夢想著能有這個機會。如果你能允許我得到這個特權，我會——」

「是的，是的，」娜爾施說道。「好吧。請保持安靜。我想在被修道院注意到之前離開這裡。」於是娜爾施給這年輕的龍套上了鞍子，她對自己被這種方式給被迫妥協感到有些懊惱，並意識到龍巢群居地的其他居民本可以對他們的行為發出警報，但他們卻選擇沒有這樣做。她心不在焉的想著，如果其他僧侶詢問起的話他們會怎麼回答，但片刻之後，她就打消了好奇心。娜爾施給他們留下了大量的指示說明和其他有用的文件。他們會沒事的。最糟糕的情況是，在娜爾施回來時情況會稍微有點尷尬。

艾紫培浮著跟在她身後，沒有說話或試圖交談的意圖，娜爾施對此感到慶幸，因為她並不擅長閒聊，儘管她意識到天使的行為很奇怪。她越來越相信，雖然艾紫培的飛升給了她許多，也同時奪走了她同樣多的東西，為了激發她的天體力量，他們必須燒毀犧牲那些曾經讓她身為人類的東西。娜爾施猜想著她是否注意到或著在乎過。

直到潔斯凱領土裏的紅色樹林和寶石湖泊消失了，變成荒蕪的地形時，天使才開口說話。

「那麼這就是蟄居嗎？」一層淡淡的乳白色光澤似乎照亮著這片貧瘠的岩石。

「確實沒錯，」娜爾施的坐騎熱切地說道。「據說在那場大戰之前，這裡曾是一片鬱鬱蔥蔥的荒野——」

娜爾施搖了搖頭。「那純粹是誇大其詞，這裏一直都是這樣的。」

「掃興鬼。」

「在你對抗龍王們之後，你有再回到過這裡嗎？」艾紫培問道。

下一刻，娜爾施感覺又再次回到了當時的戰場。很明顯的叛軍領導人們正處於優勢地位。他們的靈龍們才剛剛誕生到這個世界，身上充滿了創造出它們的風暴的力量，而他們的對手已經作為凡體度過了幾個世紀的安逸時光，堅信他們是無懈可擊的。娜爾施催促席科向前衝刺，他們兩人化作一支矛頭，目標就是韃契主人的咽喉。當卓萊卡發出的吐息攻擊的光芒灼燒著空氣時，她不得不閉上了眼睛，感覺到席科向上扭曲閃躲著，接著熾白的光芒熄滅了。「再支撐住一下。」她告訴她的坐騎。她十分確信，再多撐住一會兒，龍王們就會潰敗了。

「太多次了，」娜爾施說道。「故事裏總是以我們如何將它們趕入風暴來做為結束。這聽起來很英勇。但我經常在想龍王們是否其實是躲藏起來在等待返回韃契的時機。或者他們是已經被風暴給摧毀了，但是在過程中，用對我們的怨恨感染了這個時空的本質。這想法其實聽起來並不那麼牽強。如果你往下看——」

娜爾施向下指著大地裂開的巨大裂縫處。巨大的裂縫中漂浮著大小不一的巨石，每一塊巨石都散發著詭異的光芒。



「晶石，」艾紫培驚訝地說道。「我知道娜希麗在讚迪卡建造了它們是為了束縛住奧札奇。但它們為什麼會在這裡？從來沒有人提到過她來過韃契。」

「是烏金教會她如何塑造它們。或者至少我被告知是這樣的。而下面這些，蘊含著他一部分的生命力。」娜爾施輕輕一拉韉繩，龍低聲地嘀咕了一句「你可以直接說就好了」之後，才朝下方飛去。

「如果有答案可以解答在這裡以及在多元宇宙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的話，」娜爾施在他們著陸時說道。「我們會在這個地方找到答案的。」

「尋找真理的人將被指引前路。」

「隱藏真理的神殿在前方等著。」

「艾紫培——」

「我也聽到了。」

在正上方，一場暴風雨開始凝聚，剛成形的雲層漸漸隱約出現眼睛和外露的尖牙的形狀。

「修道院會想預先知道另一場風暴正在形成當中，」娜爾施低聲說道，一隻手放在坐騎的喉嚨上。「我需要你去——」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寧願冒險向前。」

娜爾施將頭輕貼在飛龍的白色喉嚨旁，她感覺到飛龍也以同樣的方式回應她，用鼻子輕輕觸碰著她的臉頰。

「我知道，但思想合一——」

「會為了幫助他人而放棄個人慾望。我知道這一點，道宗。但我還是不想這麼做。」

「但你會幫我嗎？」

飛龍像一隻憤怒的鵝一樣直立了起來扇動著翅膀，行為舉止就像一個受欺負的青少年，即便她可能比娜爾施還要年長幾十歲。她一臉哀怨地瞪著面前的兩個人形生物，然後嘆了口氣。

「儘管這樣作會讓我感到心碎。別趁我不在時玩得太開心。」

「我們不會的。」娜爾施安慰著她，在龍盤旋升上天空時，她後退了一大步，心裡想著這有多少是因為她遵守氏族的教誨，又有多少是因為娜爾施害怕飛龍會受到傷害。

當她變成他們上方一抹閃閃發光的象牙色影子時，艾紫培問道，

「現在怎麼辦？」

「我——」

「盡快趕去神殿，不然就太遲了。」

「這裡存在著某種東西，」艾紫培說道，她的聲音失去了少許冷漠的質感——但娜爾施完全無法辨別出她聲音裡透露出的是什麼感情。

「感覺那像是從晶石中傳來的。它在說什麼？什麼神殿？這裡沒有存在著任何的神殿。要是有的話我會知道的。我來過這裡很多次了。」娜爾施現在就能感覺到，一種微微刺痛的感覺，就像閃電降臨前的預兆感，空氣中彷彿充滿了隨時會擇人而食的電力。不僅如此，它給人一種極不耐煩的感受，就在她走神的一瞬間，娜爾施彷彿又變回成一個在試圖破解歐祝泰的一個謎語的孩子，而她的老師則在一旁等待著、注視著。

「前往在風暴中心的神殿。」

「真是太美了，不是嗎？」

娜爾施瞬間從沉思中驚醒，眼前的男人不知從何處冒了出來，長長的黑髮幾乎遮住了他赤裸的軀幹。過長的鬍鬚幾乎遮住了他的面容，但娜爾施無論在哪裡都能認出他的眼睛。

「薩坎，」娜爾施輕聲說道。「已經有一段時間不見了。」

那男人低下了頭。他肌肉發達的身體佈滿了鮮明而顯眼的傷疤，他身上穿著的盔甲看起來比娜爾施記憶中的還要破舊。「你找到了你心心念念的答案了嗎？」

「是的。」娜爾施盯著他，心裡閃過一絲地不安。薩坎沃會來到這裡必定是有目的、有理由的。

「你在蝨居裏做什麼？」

當他抬頭凝視著龍襲風暴時，他的眼睛裏閃爍著濕潤、灼熱和狂熱。他臉上所流露出的渴望程度到達了令娜爾施感到尷尬的程度，她不得不移開目光。

「我猜是在尋找希望吧」薩坎說道，他朝她們走得更近了些，直到艾紫培拔出劍來他才放慢了速度，眯起了眼睛。「你就是從這樣的風暴中召喚出靈龍的，對吧？一場比韃契所見過的任何風暴都要更大、更狂野的超級風暴。從那時起我就一直在追蹤著天候，而且——我覺得這個時空渴望著再次的迴響。」

「你在說什麼？」艾紫培問道，聲音冷若鐵鑄。

「龍源自於韃契——」

「我不認為所有的龍都能追溯到——」娜爾施開口道，她有時候真的控制不住自己。

「自韃契而來，更多將會湧現，」薩坎說道。他眼神中的某種東西讓娜爾施感到不安——他眼中病態般的狂熱崇拜，讓她聯想到一隻僅憑慾望拖著自己向前進的瀕死動物。「整個多元宇宙都將成為龍的樂園。」

「只要我還活著，這種事就不會發生，」艾紫培說道。

「一個可以解決的問題。」

這場戰鬥，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在開始的幾秒鐘後就結束了。薩坎·沃是個強大的男人，也是個經驗豐富的士兵，他經歷過夠多的戰鬥，是個熟知自己狀態和戰鬥技巧的戰士。但他在情緒上頭又被剝奪了力量的狀態下，他也只不過是一個凡人而已，而艾紫培既是大天使又仍是鵬洛客。薩坎猛撲了上去，在鋼鐵的碰撞聲中，艾紫培輕鬆地招架住了他的劍，她聖潔的臉上毫無表情。

「夠了。」

然後她打了他一拳。

這是一次粗暴、有效且對艾紫培來說完全出人意料的舉動。薩坎重重地摔坐在地上，一隻手掌摀住了艾紫培用鎖子手套擊中他肋骨的地方。他似乎對自己如此輕易地被撂倒感到非常驚訝，甚至當天使的翅膀撒下的影子如同審判一樣落在他身上時，他都沒有抬起頭來。

「艾紫培。等一下。」娜爾施說道。「他是——薩坎。住手！」

儘管大天使對薩坎打出的一擊很猛烈，但看來卻還是不夠。當大天使轉身看向她的朋友時，薩坎猛地在地上挺直了身體，發出咆哮，攻擊角度非常地完美。也因為大天使的翅膀，她沒能夠快速地轉過身來，因為薩坎的劍已經刺入了她的肋骨之中。娜爾施沒有猶豫，手指比劃出複雜的圖案，然後張開雙手，法力流入她的體內。靛藍色的光芒在空中蕩漾，爆炸把薩坎摔飛倒在十英尺外的地面上，氣喘吁吁，渾身無力，昏迷不醒。



「韃契已經經歷夠多的死亡了，」她在經過長時間的沉默後說道，手放在艾紫培的手腕上。「我們不需要再增加更多了。」

艾紫培用雕像般的表情凝視著她，完美、無情且冷酷。但隨後她的目光柔和了下來，當她低頭看向薩坎時，眼中充滿了憐憫。她收起了劍，嘴角露出了憐憫的弧度。

「如果你敢再次攻擊我們的話，我會殺了你。」

---

他多麼渴望能再次有機會成為不僅僅是一個皮膚柔軟、軟弱的肉體，脆弱且易碎。薩坎緊抓著胸口，感受著體內因錯位的肋骨而抽搐著的肌肉像鐘錶的指針一樣上下抽動。他感到無比的丟臉。曾經有一段時間，他可以輕易地打敗這兩個對手，但那段時間已經離他遠去了，他也無法再找回真正的自我。薩坎現在所擁有的只有這個形態，這個如同蟲子般的身體——沒有翅膀，十分虛弱，毫無意義。他的龍化形態仍然是可以實現的，但如今轉變的過程變得異常地困難。曾經是自由的感覺，現在卻是折磨。他的身體不再急切地追求進行變化，它因為痛苦而尖叫著。全部一切都很痛苦。如果讓他的肉體作決定的話，他將會永遠保留住人類的身體，這個想法讓他感到非常害怕。

他無比渴望能取回他光榮的過去，擺脫現在這可惡的狀態。薩坎忍住疼痛吞了下口水，一跛一跛地向前走去，長長的頭髮遮住了他的臉。他花了幾個小時從蟄居步行到瑪爾都領地的寒冷田野。薩坎本身並沒有刻意要繞開，即便是失去了能力的貶低感和失落感、變得如此地軟弱，也沒能阻止他回到他的人民身邊。因此他把自己的小屋建造在偏遠的郊區，這樣就不會有人能看到他衰老無力的樣子。他深深地沉浸在痛苦之中，回想著之前的榮耀及之後發生的事情，回想著曾經擁有的快樂以及現在這無比可怕的失落感，導致直到那人開口之前，他完全沒有注意到那個站在他棚屋前戴著兜帽的人影。

「薩坎·沃，」那個身影用響亮的聲音說道。「我聽說過很多關於你的不可思議的事情。」薩坎沒有在臉上露出驚訝的神色，只是用冷冷的、不信任的目光盯著這個闖入者。「你想幹什麼？」

「我叫泰加姆，」那人一邊說道，一邊把兜帽甩到頭後面去，「實際上，我正好有你想要的東西。」

——第三篇完——

---

原文連結：[Tarkir: Dragonstorm | Episode 3: What the Past Devours](#)